

經

武

淵

源

經武淵源卷之五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輿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禮記纂

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

百步。縱綬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

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者，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

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
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宋元嘉中建平王宏上議曰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即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繹交馳而望其擐甲摧鋒立功閭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嘗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驅烏合

之衆。隸造次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建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變。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

是月也。

季秋

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

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蒞野為塲。為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墾於北陽。與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為戰陣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後。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後。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刁楮為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為

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縱。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隄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壇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

虞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
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
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
主。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
四方。羸股肱。決射御。

高帝命天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以
為輕車將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
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

樓船。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

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

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鬪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彊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突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彊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

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阮。我欲踰度。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圻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阮。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

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
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
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吾
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

介者不拜。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
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河
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

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

城濮之戰。晉車七百乘。韃韜鞅鞞。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獻甲者執冑。獻民虜者操右袂。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受弓劍者以袂。

是月也。春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是月也。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游牝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渚浴之。朔方節度使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止。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建元六年。匈奴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公卿。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今以陛下之威。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侵盜不已。無它。不恐故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反位無忿怒。卒

遣劉敬奉金結和親。孝文皇帝亦嘗一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終無尺寸功。故復合和親約。此二聖迹足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取西戎。辟地千里。及後蒙恬為秦侵胡。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故獨可威服。不可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

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定舍以待其勞。今將卷甲輕舉深入。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兵法曰遺人獲也。意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審遮險阻。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

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
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穿塞
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
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御史大夫安國
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
王恢李息別從。代王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
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漢兵追至塞。度
弗及。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下恢。
廷尉廷尉當恢逗撓。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

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迺自殺。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漢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

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聞。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少而罷極。如此。避而不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

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咲。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

已不勝。度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
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
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
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
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狐之身。而晉伐楚。是
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
臣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

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戰陳無勇非孝也。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

汝樂吾無憂矣。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

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司馬法曰。古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

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
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遂
而果。介冑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
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
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
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
則受福。

楚莊公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戰國也。楚不謀
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
將以求士也。其榛蕞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
勇也。其攫羣搏兇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
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
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
武功成也。

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

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陳於長川。坐作
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槍
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
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
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
不可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
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為左軍節度。衆
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
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

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父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

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
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
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
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
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
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

貞觀七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勿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李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太

宗曰。昔漢祖既定天下。作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意授。不可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曉其表耳。後世當知我不虛作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探三軍之消

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執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太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

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
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
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
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
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
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
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
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

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
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
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
天下其孰能當之。

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
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
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
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
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

官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

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

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
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
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
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
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
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說苑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賸使晉而反。其

僕曰。崔杼殺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聩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聩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聩可謂守節死義。

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

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
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
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
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
軍曰。毋沒爾家且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
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
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
死。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

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賢。辨士之高下。為之柰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

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
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
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
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
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
別矣。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
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

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經武淵源卷之五終

經武淵源卷之六

內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論語纂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

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慙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軍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進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载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將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糝

釋也。用批釋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天寶十五載。祿山賊帥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賊。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民哭於玄宗帝祠。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人。巡選其精銳將詣雍丘。與賈贲合。令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贲敗死。巡力戰却賊。因無領贲衆。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入散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

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救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潮敗退。復益衆來攻。潮素與巡舊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已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已聞帝幸蜀。復以書招巡。巡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競白巡以執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引六將至。

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勵。會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誘賊來拒，別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縛藁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為藁人也，得箭數十萬。其後夜復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即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謀

知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俄而魯東平陷。濟陰太守高承義叛。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不得已。拔衆保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遣將雷苗、春南、霄雲等領兵與賊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朝宗夜去。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尹子琦益兵，與朝宗合。

攻睢陽。廵厲士固守。遠自以材不及廵。請廵
主軍而遠專治軍糧戰具。廵中夜鳴鼓嚴隊。
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廵乃寢。
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
息。廵與將軍南霽雲。卽將雷萬春等。各將五
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琦麾下。營中
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廵
欲射子琦而不識。乃刻蒿為矢。中者喜謂廵
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

中其左目。幾獲之。冬十月。尹子奇圍睢陽。久城中食盡。衆議棄城走。巡遠謀以睢陽江淮保障。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最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建安十三年秋。曹操既下荊州。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遺書孫權曰。近者奉辭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問策安出。莫不響震失色。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

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既不順。且將軍大事。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奄有荊州。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以千數。操悉有之。無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衆寡又不可論。大計不如迎之。惟周瑜以為不然。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無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

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未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忌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奮然拔劍擊案曰。

再有言降操者。與此案同。遂遣瑜與劉備協力逆操。大破操衆于赤壁。至德元載。尹子琦圍河間。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睢赴湛水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

胡兵鎮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統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使那承慶。益兵攻之。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水上。凍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可定乎。對曰。臣觀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詎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

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
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
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
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
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母
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
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散。我常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
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

為范陽節度大使。止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李懷光屯咸陽。陰通朱泚。反迹寢露。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反益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連屯。適有使者至。

晟軍。晟乃揚言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帝狩梁州。顧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耶。瑊曰。晟乘義挺忠。率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墜以圖收復。時教詹單叟。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

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晉之分。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晟亦歔歔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訥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永泰七年。以李抱真為澤州刺史。兼澤潞節

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承
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
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
終大校。親按籍。第善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
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
充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
下稱昭義步軍。為諸軍冠。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安祿山反於范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

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曰。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善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陷滎陽。聲勢益震。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賊遂陷東京。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建隆二年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來數十年間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一日與守信等飲醢。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朕

終夕未嘗安枕也。卿等皆舊勳。何不釋去兵柄。出守太藩。令君臣之際。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信等皆泣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遂稱疾。乞罷典兵。奉朝請。

孟子纂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

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地。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

子心曰。慧何知。以慧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
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
謂之天官人事而已。魏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
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
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
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
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

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
盡為敵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
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
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
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
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
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
六馬不如。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

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

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

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園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墜。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若椒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祭。又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

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孟子見梁襄王。幸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

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
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
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
項籍慄輕。不可遣。獨沛公數寬大長者。可遣。
迺率不許項羽。而遣沛公。遂定關中。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
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
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
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太
子惺患之。募能說王意止劍士者。賜千金。左

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而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劔。太子曰。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與之見王。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曰。臣聞大王喜劔。

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

劔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庶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海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劔。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為大王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后来其蘇。今燕霄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襄。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

金玉之畧。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擲髮釋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晚世之兵。雖無道。莫不設渠壑。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故至於伏尸流血。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

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克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魯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允馬。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歲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談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

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

田單問馬服君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

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

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斲。無有是二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

持父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

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疲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

憂懼。早朝晏罷。早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
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
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
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
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
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
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
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
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

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

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
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
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
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
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
伊闕之戰。韓狐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
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
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
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

能立功。皆計利形執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

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
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
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
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
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
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
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
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
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

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

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
答而去。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呂覽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
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
材。離散系係。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此不通
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
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鬪。因用惡劍。則

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雉。

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
馬用戰。

荀子曰。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
鎊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
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
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
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
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
其上。冠軸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
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
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
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沮之以慶
賞。酬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
者。非關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
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彊長久。
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
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

可以過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過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經武淵源卷之六終